

儿时的年

文/王海洋

儿时的年，年味儿特别浓。喝过腊八粥后，大人开始忙碌起来。磨豆腐是过年的序曲。父亲问好日子，向别人借来牲口，泡好豆子，早早起床，挑着豆子牵着牲口，来到磨坊。磨豆腐，首先要把泡好的豆子磨成浆。然后把浆用网兜兜着，慢慢摇，把豆浆和豆渣分离开。开始只能慢慢摇不能猛摇。不会摇的连渣带水溅一身。把过滤出来的浆水倒进大锅，慢慢烧。烧得似沸非沸，再从锅里舀到缸里闷一会儿，把碾好的石膏慢慢倒进去，一边倒一边搅拌。停上一二十分钟看看，不行的话，再倒石膏。石膏少了点不成，多了就老了。既不能太老，又不能太嫩。太老不好吃，太嫩压不成豆腐块。看看缸里的豆腐脑已成，支好方框，把豆腐脑舀进方框，用布包好把水挤出。用砖头或石块压上个把钟头，豆腐就做成了。腊月二十三吃火烧、喝豆腐汤。火烧就是油盐拌葱花用面一卷，拍成饼子，烤得焦黄，吃起来又脆又香。

过了二十三，忙着蒸馒头。民间有说法，正月十五前不能蒸馒头，所以蒸的馒头要够半个月吃的。我们蒸的大都是红薯包，外面薄薄的一层白面，里面包的是红薯，条件好的会包一些大枣或者红糖。屋里到处都是馒头，面缸里、草筛里、竹篮里，能用上的物件儿都用上了。从早到晚，蒸了一锅又一锅，唯恐不够吃。蒸过馒头后该过油了，过油就是炸东西。过年不兴炸油条，都是炸一些萝卜丸子、韭菜丸子、肉丸子，但最多的还是炸萝卜丸子。二十八贴花花，各家各户忙着贴对联。除夕晚上吃饺子，到处都是鞭炮声。我们听见炮响跑去拾炮。那时的小孩子都会喊，“有钱的买炮放，

没钱的爷(也)听响”。哪家炮响我们就往哪家跑，去捡没炸响的炮。捡到后，有捻儿的一个一个点着放，没捻儿的从中间掰断，但不要断开，点着“哧”的一声，窜起一片彩色的火花。

按照习俗，除夕晚上“熬棉袄”，熬棉袄就是看谁能熬夜。那时的夜晚没有收音机，更没有电视机，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，围着一堆火闲聊，说东家，道西家，有时就去牛屋里听大人讲故事。

大年初一，几个小伙伴到处疯玩，捡炮放炮。机灵点的见大人就喊，“叔叔过年好，爷爷过年好”。大人则故意逗我们，“磕头，给压岁钱”。有时几个小伙伴争相磕头，弄得大人很尴尬。那时发的压岁钱都是一毛一毛的。

初二开始走亲戚，我们都不愿走亲戚。因为一走亲戚就不能和伙伴跑着玩了。

为了节省走亲戚的时间，有时一天走几家。礼物就是一包油炸的果子。为了省钱很多人家都自己炸果子。用绿色军用挎包装上两三包果子就去了。那时走亲戚全靠两条腿，不管多远。

那时的冬天很冷，河里水多冰厚，我们在冰上玩。玩推小车。一人坐在木板上，一人或者多人拉或推。大家玩得可欢了，伙伴们越来越胆大，有的往河里去。有调皮的穿着大草鞋使劲在冰上踩，震得冰裂开了纹，吓得小伙伴慌忙往岸边跑。

晚上吃过饭小伙伴们又聚在一起。有时干脆告诉父母不回家睡了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饲养室里听故事，晚上睡在生产队的麦草屋。

麦草是铡过的，很碎。几个小伙伴玩够以后钻进麦草堆，用麦草埋着身子，棉袄棉裤放在上面。小伙伴排成一溜，听饲养员讲故事。

有时饲养员故意讲些鬼怪故事，吓得我们缩着头好像鬼怪就在屋里。

夜深了，一切都静悄悄的。饲养室的麦草越来越少，年也走得越来越远。



杨树玉/作

飘雪的日子

文/吴艳茹

铅云四垂，朔风劲吹，偏偏无雪。干冷的冬日，何其寂寞啊！长夜漫漫，拥衾高卧，愿邀琼雪入梦。

梦回童年，遇见鹅毛大雪。无声如黑白电影，片片朵朵，星矢般流坠、斜飞、漫舞。下过白天，飘到黑夜。夜半梦醒，满窗白亮。时有轻微的折枝声，遥远的村巷里有苍狗哀鸣。到了天明，阳光红亮，雪没膝，举步维艰。笨重的大草鞋，走几步，木底上就攒了一大坨雪，立不稳，走不动。

冷，生火。抱一堆麦秸秆点着，火着一阵就没了。一屋子烟，灰屑乱飘。好在木柴着了，着得稳重，烟也渐渐散了。有那么一根柴不甘心，滋滋地吐着黄色水珠。柴灰多了，埋几块红薯。熟的时候，焦香气勾连着红薯特有的甜味儿，醉人。

瓦檐化雪，落若急雨。一夜之后，檐下齐齐地排着冰溜子，上粗下尖，晶莹。调皮的孩子把它敲下来拿着玩，也会啃得嘎嘣脆响。

飘雪的日子，天黑得格外早。寒夜无消遣，睡得也早。弟弟忽然要吃糖。玻璃糖罐里有黄砂糖和白砂糖。自然是不给他吃的！哭闹声大了，继而撒泼打滚。挨了打，挨了针扎，还是直着嗓子哭喊：“我要吃糖！”劝不下，打不改，护不住。

弟弟被推到门外去，他哭着打门。我求情，却也只能等到他服软。没穿棉袄，我赶快把他按进被窝。

梦回少年，遇见清冷寂寞的雪。一个人走在漫天飞雪里，遗落所有，唯有寒风追随，碎琼乱玉伴舞。天地茫茫，斯人何其渺小！归途独行，风头如刀。大路上的雪全被扫进沟里，银白，割成崖、堆成岭。退着走、侧着行，挨到家几乎冻僵。母亲急忙生火。又呛辣椒生姜下锅，煮了面片来喝。驱寒、生暖。鲜辣的面，那么醇厚的滋味。

梦里回过多少次紫桐花的故居。那一年，冰雪连天，多年不遇的大雪连下3天，屋里的鸡蛋结了冰，裂了壳。我的天使降生了，他是那么小，那么软！哭起来惊天动地，吃饱了乖得像猫。更多的时候，相守安眠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不管冰雪封路。

又一年，雪花飘飘，一只白犬被拴在大树上，见人就凶猛地吠。小小的孩子扑回来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却又回头兴奋地看那咆哮的狗。桂林的小雪就那么悠悠地飘，闲看一场别样的对话。

生命里有太多飘雪的日子，都是谁陪你写下洁白的童话？在无垠的静默里，舞一种风情，读一种清寂，谱一曲无弦的歌。

岁月厚重，命运无情，人间有暖。愿邀白雪温柔入梦，于过往的冰原上，幻化一朵春花，笑东风。

灰麻雀(外一首)

文/煜儿

像每栋楼都有自己的根
这只最小灰麻雀 划过
雾蒙蒙拥挤
记得自己的巢
雏菊味黄昏送别迁徙
蓝绸天空又滑又凉
灰麻雀掠过树枝，在百谷归仓
在万物深眠，灰麻雀掠过树枝

青衣

水袖舒，那个女子活了过来
朱唇点亮熄灭的传说

剃尽一座山的野菜后
一封血书拉回西凉风箏

夜色里寒窑清唱：
丞相女下嫁有情郎
她的名字叫王宝钏

一场团聚迟到18年
他是西凉国国王，他封她皇后
凤冠曲折颤动18天离世

“在那个朝代我找不到王宝钏了”
“穿越洛河，中原尽头，那里还燃烧着她的灰烬”